

韩国当代文坛双姝： 自我表达与罗曼史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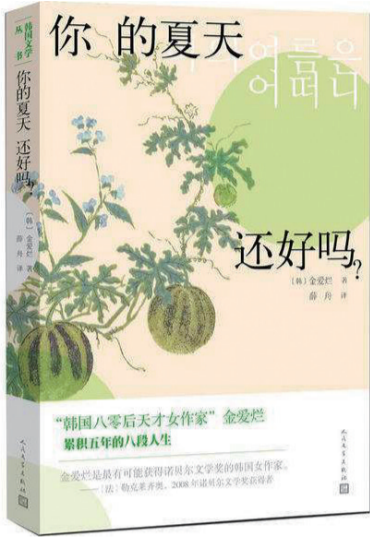
具景美《我爱劳劳》
徐丽红



具景美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薛 舟



家已经步入而立之年,文学想象力和现实感受力已经与初入文坛时不可同日而语。简单地讲就是“更现实”,自然也就更无奈。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国经济增长乏力,2012年—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至2.6%,少子及老龄化现象突出,夹在中间层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于是寻求更稳定工作以应对未来的心理非常普遍。社会现实反映到金爱烂的文学世界里,那就是从前的肯定的想象力,充满希望的前景似乎消失了。比如《水中的歌利亚》的主人公对前途和命运的迷惘,比如《三十岁》中的少女,曾经的笑容和希望在现实壁垒之前轰然坍塌,逐渐走向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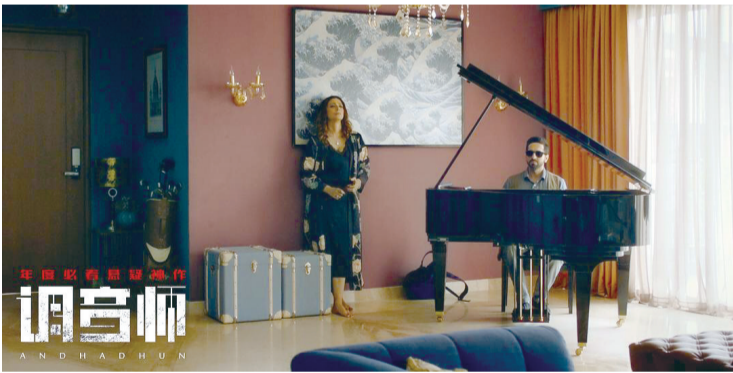
当然,金爱烂并没有轻易放弃希望的绳索。《那里是夜,这里有歌》的主人公本来生活就不如意,再加上妻子拖欠的住院费,于是被逼上了绝路。从已故妻子留下的录音带里传出了中国话,“我的座位在哪儿?”这句话代表了他面临的绝望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可以看作是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寻找渺茫希望的艰苦奋斗的记录。

稍微遗憾的是,金爱烂在推出长篇《我的忐忑人生》之后,忙于结婚生子,文学创作上似有疏忽之嫌。不过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她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所以才会创造出这样的文学世界。我们只能祝福她的生活,同时期待她的新作早日问世。

印度电影《调音师》： 让观众参与到电影叙事的架构中来

许 莹

改编自2011年法国短片《调音师》的同名印度电影与此前国内引进的众多印度现实题材影片不同,没有了一言不合就尬舞的冗长段落,女性角色也不再以一副头戴面纱、忍气吞声的形象示人,甚至片中还大反差地塑造了一个无奈构成连环杀人案的蛇蝎美人角色。



《调音师》电影剧照



《调音师》电影海报

该片延续了此前法国短片中假装盲人的钢琴调音师目击一桩谋杀案的核心创意点,以黑色幽默的类型片手法将印度隐秘于地下的非法器官交易市场和盘托出。表面上看,影片的元叙事是通过调音师阿卡什在目睹西米伙同警察局局长杀害丈夫、西米将邻居老妇人推下楼后无奈选择“心盲”,最终被西米下药导致“真盲”的故事,传达出介于情与法之间的道德规训意义,实则又对看似能自圆其说的故事原委全部推翻,表现出后现代对元叙事的诸多不信任,道德审判和价值判断被无限延迟。在影片看似温暖轻松的结尾,阿卡什和苏菲分别时生气地用盲杖打飞了易拉罐,这一开放式结局留给观众无尽遐想,阿卡什视力的恢复便意味着回忆的虚假,揭开伪善的面具,或许故事的结尾本应是阿卡什重见光明是因为他移植了西米的眼角膜,能来伦敦演出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因为他贩卖了西米的肾脏。观众根据主体阐释经验参与到电影叙事的架构中来,他们不再只是柏拉图“洞穴”寓言下一群背对篝火盯住墙上投影的桎梏囚徒,而是作为游戏的一员,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电影《调音师》叙事中的“不稳定性”因素。

当代新修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认为,不稳定性是故事内部的一种不稳定环境。片中不稳定性来源于三个地方:第一,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物之间。阿卡什在装盲阶段时刻面临着被他人拆穿真相的危险,他需要骗过女友苏菲的眼睛,可是当二人关系熟络到可以带苏菲踏入房间时,屋内日常悬挂的照片、梳妆的镜子成为男主人公不合时宜的多余。他需要应对邻居男孩的百般刁难,尽管他识别了小男孩用绳子企图绊倒他的雕虫小技,却同样被男孩举着竹竿用手机偷录下熟练动作的视频证据。他需要让西米相信自己全然看不见凶杀案现场,鬼脸面具虽然没有让他原形毕露,可是指尖的琴音无不流露出内心

的恐惧;第二,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物与他的世界之中。盲人身份为阿卡什赢得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也为其博得了外界对他与生俱来音乐天赋的交口称赞,人物的特殊身份直接反映着社会认同;第三,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物之内。主体身份的转变为揭露人性的复杂程度做嫁衣,结婚纪念日当天带着惊喜的好男人普拉默却意外发现妻子出轨并被杀害,结发妻子成为谋杀亲夫的蛇蝎美人,警察局局长成为婚外出轨、掩盖罪证的杀人凶手,局长夫人曼诺拉出谋划策追查案件真相却险些将丈夫推向万劫不复之地,盲人阿卡什成为惟一看到凶杀真相的目击证人,卖彩票、拉摩的的救人夫妇成为非法倒卖人体器官的受益者,答应帮阿卡什复明的医生却想要摘掉阿卡什的肾脏……贯穿始终的不稳定性因素构成了全片多达50余次的翻转与梯次鳞比的悬念,在剧作设置猎人射杀盲兔开头与结尾相呼应的环形叙事中,这些不可预测的陡然变化让观众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猜到真正的结局。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来杯咖啡吗?”这句话在全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影片的开端,第二次是阿卡什在异国偶遇苏菲,向其展开叙述之前。即便没有结尾打飞的易拉罐,阿卡什作为参与故事进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的叙述中也显然包含着大量的不可靠叙述——一个盲人如何看到兔子被猎杀,并终生拄着盲杖以纪念?

这种有别于全知视角的叙述充分调动起观众的主体意识,形成了不同维度的读者观念:1、理想的叙述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与片中倾听对象苏菲不谋而合,轻易相信事物表面却缺乏探究本质的耐心;2、作者的读者。他们是导演心目中的理想观众,能够对故事中人物和

事件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从正向叙事和阿卡什讲述的失实故事的倒叙中找到共同场景,在正向叙事里,斯米瓦尔医生和阿卡什开车前往孟买机场,路过一棵形似肝脏的大树,后备箱里装着西米扬长而去。而在阿卡什讲述的故事中,他们在大树边停了下来,才有了后来正准备为西米打镇静剂的医生被反杀,西米夺车等后续故事。由此可见,大树是辨别整个故事真假的分界点。3、有血有肉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反应受其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片中卖彩票的妇人手臂上印有的湿婆神身份特殊,他既能够在暴怒之下烧毁整个世界,目的却又是为了清洁世界创造重生,作品发出此举究竟是善是恶的灵魂拷问,对“惩恶扬善”这一普世观念的思考恐怕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落脚点,而拥有不同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读者对此作出的回答自是莫衷一是。三种阅读位置的理解阈限是越来越宽的,影片满足了观影者不同程度的审美需求。

阿卡什若是一名高尚者,揭发真相并将西米交付社会审判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阿卡什若卑鄙地将西米杀害,做了非法倒卖器官的勾当,他却能够重获光明,并将此前发生的故事重新“打扮”一番,假装盲人快活于世,畅通无阻。忽然想起北岛那两句广泛流传于世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生存法则同道德的悖逆给观众带来巨大的震撼。

动 态

埃及《文学报》推出熊育群专辑

3月31日,埃及久负盛名的《文学报》“文学新闻”封面人物推出中国作家熊育群专辑,7个版的专辑以“接近熊育群”为题,向阿拉伯读者介绍熊育群作为作家与生活中的人的“两张脸”。埃及汉学家、翻译家Mira Ahmed开篇写道,他就像一位心理专家,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喜欢在精神世界遨游,脑海中有看无尽的思想;他的写作带着读者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心游万仞,寻找着源头与根,忘记了匆忙的日子。他具有独特的诗歌经验,诗歌就是他的生

生之路。专辑内容包括一篇访谈、莫言的评论、熊育群谈散文,以及他的散文《哀伤的瞬间》和诗歌《那个词语》等。这一切有助于读者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个作家。

Mira Ahmed对熊育群小说、散文和诗歌写作给予了极高评价。她正在翻译熊育群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她从诗中发现了爱情新的意义。这是她决定在埃及翻译出版这部诗集的重要原因。

(米 拉)

《塞纳河边的旧书店》举办读者分享会

3月21日,在三里屯老书虫书店,美国畅销书作家利亚姆·卡拉南带着他的新作《塞纳河边的旧书店》和读者见面。

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莉亚的丈夫,小说家罗伯特,在一个平常的早上突然失踪,尽管警方怀疑他可能已经丧生于附近的一个湖泊,但是莉亚的两个女儿坚信他仍然生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随后,莉亚无意中发现罗伯特留下的半部手稿,书里讲述了一个和现实生活一模一样的故事,于是,循着丈夫留下的纸条线索,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了巴黎,跟随线索找到一家生意萧条的旧书店。机缘巧合之下,莉亚盘下书店,循着定情之作《麦德兰》(红气球)等描绘巴黎的经典之作的文学路线,在巴黎街头四处寻觅,开启了一场内心的疗愈与

重建之旅……这是一场充满文艺气质的巴黎之行,也是两部经典文学的寻踪之旅,更是一次自我疗愈的旅途。

利亚姆一家人到巴黎旅行时,遇到一位旧书店店主,曾开玩笑让他买下书店,他拒绝后觉得有些怅然,于是决定写一本关于巴黎、关于旧书店的小。作者谈到,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讲述的是支撑我们前行的神话和梦想,而巴黎这座城市本身就具有这样的魔力和梦幻色彩。当被问及为什么巴黎会有这样的特性时,他说,这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历经几代都不经风霜,即使是初次来到这座城市,你也会感觉仿佛曾经去过那里。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寄托了千百万人的想象。

(丛子钰)



韩国电影《阳光姐妹淘》(2011)剧照

世界文坛
SHIJE WENTAN